

忠義水滸傳引首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
羅貫中



詞曰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
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
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形無數更有那
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
窮猿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
度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廼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堯
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嘆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
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
亂五十秋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
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廼是上界霹靂
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
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
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
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
日之面不則這箇先生吟讚那時西嶽華山有箇陳搏處士是

箇道高有德之人能辯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
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
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
咲擲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
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一十
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位與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
位二十二年傳位與太子即位這朝皇帝廼是上界赤脚大仙
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
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能治太子啼
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
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箇字太子便
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

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
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迺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
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迺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這兩箇賢
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廟號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
箇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
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
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
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
號為三登之世那時百姓受了此快樂誰想道樂極悲生嘉祐
三年上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
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裡城
外軍民無其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

詩曰

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
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祈禱禳謝瘟疫
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
在人間開動宋國乾坤開遍趙家社稷有詩為證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鏞治
變作兵戈劔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泊內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忠義水滸傳卷之一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詩曰

絳幘鷄人報曉籌 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佩聲歸到鳳池頭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

戟天香影裡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衣扶御駕
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鸞鳳尾扇開白玉堦前停寶輦隱
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
中宰相趙哲叅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民不
聊生傷損軍民多矣伏望陛下釋罪寬息省刑薄稅以禳天災
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勅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
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
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
衆皆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迺是叅
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
不能聊生人遭縲紲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

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
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
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
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臨
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為使
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不敢久停從人背了
詔書金盒子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舖馬一行部從離了
東京取路迳投信州貴溪縣來於路上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竒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地風
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
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齎擎御書丹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夜宿郵亭

朝行驛站遠程近接渴飲飢餐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鍾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栢陰森門懸勅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廂天丁力士叅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髮伏劔北方真武踏龜蛇靱履頂冠南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子堦砌下流水潺湲墻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樹梢頭獻菓蒼猿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鳴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獻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荅道容稟詔勅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

宣丹詔真人稟道太尉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清
高自在倦惹凡塵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未嘗下山貧道等如
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
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為使賚捧御書丹詔親奉
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
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朝廷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
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
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
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
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
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齋供請太尉起來香湯沐浴
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齋取過丹詔

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
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
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
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果然好座大山
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
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路上面極
平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隱虎藏豹謂之穴隱風隱雲謂
之岩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之徑
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
滴水謂之泉左壁為掩右壁為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維尖
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險削礪如平千峰競秀萬壑爭流瀑

布斜飛藤蘿倒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
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
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
吐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公子在京師時重裊而臥
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
那里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氣喘只
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
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大虫來洪太尉吃了一驚叫聲
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獐麇皆斂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
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諛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
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
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大虫去了一盞茶時方
纔扒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
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裡嘆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
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
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裡簌簌地響
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吃一驚撇了
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閉開眼來
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颺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稍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逐搶到盤砣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忤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勅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鉄笛轉出山凹來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

頭縮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繚結草來編脚下芒鞋
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髮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只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鉄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道童不來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鉄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箇洪太尉賫擎丹詔御香到來山

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虫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鉄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唬的苦爭此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廷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這般辛苦爭此兒送了性命為頭上至半山裡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虫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

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鉄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獩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為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但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放了留在上清宮中龍香

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大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說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楸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榻子門上使着乾膊六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畫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箇金字寫道伏虎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

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裡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怪事扇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疾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

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鉄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裡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烟靄靄撲人寒冷氣陰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却有四箇真

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轉巧遇着洪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里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

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
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秦華山
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
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
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塌了半
箇殿角那道黑氣直衝上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
面八方去了衆人吃了一驚簇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鉄鍬盡
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擗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睜癡呆罔知
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
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

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飡直使宛子城
中藏猛虎蓼兒洼內聚飛龍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言語來
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二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詩曰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為禳灾却惹灾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
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
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伯单八箇魔君在裏面上

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為後患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路上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尊立其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的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

位與太子神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蒞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侏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閑因幫了一箇生鉄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裡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侏斷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侏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遶一箇開賭坊的閑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閑人招納四方干隔滂漢

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鄉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贖發高俅回東京投逦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竟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裡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箇幫閑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開封府斷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

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緣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迤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裡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廼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

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疏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迺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藥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

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盃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

書呈送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裡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王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綉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綉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絛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蹊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裡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賚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

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原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腳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腳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腳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呈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鰐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

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球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盃相謝二人又開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却在宮中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王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揀吉日

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恭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止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燥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衆人小人也有罪犯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恭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

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忝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閑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教拏下王進加力與我打這厮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嘆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閑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

業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仇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極多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娘兒兩箇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岳廟裡香額明日早要去燒

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開此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裡歇了等我張牌應先吃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岳廟裡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鹿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箇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曾見看

看待晚岳廟裡張牌疑忌一直遶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了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拏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

遠地林子裡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
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裡來看時却是
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墻外却有二三伯株大柳樹看
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楊柳綠陰濃四下里喬松青似
一梁草堂高起盡按五運山莊亭館低軒直造倚山臨水轉屋
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鶯鶯成羣田園廣野負傭莊客有千人
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糧雞犬飽戶多書

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
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
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此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

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
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
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
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
就捧了馬隨莊客到裡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
上子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
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
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且請起來你們是行
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箇叙禮罷都坐定太
公問道你們是那里來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
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
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此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借宿一

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
着房屋走俚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斗壯客安排飯來沒多時
就廳上放開條卓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
放卓上先盪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
進起身謝道小入子毋無故相擾得蒙厚意此恩難報太公道
休這般說且請吃酒一面勸了五七盃酒搬出飯來二人吃了
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毋到客房中安歇王進告道小
人毋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簇拜還太公道
這箇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去後槽一簇喂養
草料亦不用憂心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裡來莊客點上
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毋二人
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

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毋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
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
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
王進道實不敢瞞太公說老毋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
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毋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
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毋親吃教
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絮自此王進子毋兩箇
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
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箇後生脫膊着刺着
—身青龍銀盤也似—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拏條棒在那里
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
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

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較一較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此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的誰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吃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拆了手脚也是他自作

自受王進道怒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裡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迳遶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掄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裡直掬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撒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息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三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盃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

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
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
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
府太尉懷挾舊仇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
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經略相公處勾當
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
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
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
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
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
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
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

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
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綉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
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了他
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
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
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
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鞭簡劍鎗槓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杖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
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
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前移一盃未進
笙歌送堦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

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恐教賢弟亦遭縲紲之厄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中心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

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裡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患病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

采道好涼風正乘涼俚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吃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疋好馬為頭那箇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箇

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不敢捉他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廝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裡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喏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眾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

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眾人道我等村農只靠
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眾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
准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拴束衣甲整頓
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
議為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雖無本事廣有謀畧朱武當與陳達
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裡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
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此
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此糧食在寨裡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
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裡先問他借糧
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
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
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

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虫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
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
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
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
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
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
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
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擺
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
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
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
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

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胳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
箭手裡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
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
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應納喊直
到村北路口擺開却早望見來軍但見

紅旗閃閃赤幟翩翩小嘍囉亂搦叉鎗莽撞漢齊擔刀斧頭
巾歪整渾如三月桃花衲襖緊拴却似九秋落葉箇箇圓睜
橫死眼人人輒起夜叉心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遶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
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裏金生鉄甲上穿一領
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胳膊坐騎一疋高頭
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

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
放火打家却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
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裡欠少
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
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
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拏你到放
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
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閑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
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
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
進也怒掄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
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
却似半岩爭食虎左盤右旋好似張飛敵呂布前迴後轉渾
如敬德戰秦瓊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
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箇鬪了多時只見戰馬咆哮踢起手中軍器鎗刀
來往各防架隔遮攔兩箇闌到間深裡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達
把鎗望心窩裡擗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顛入懷裡來
史進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
款款揪住了線胳膊丟在馬前受降那疋戰馬撲風也似去了
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
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
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

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
個正在寨裡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
回去的人牽着空馬遶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
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
怎當史進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
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
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
道如何苦計朱武付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
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
報道山寨裡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個
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
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

下擊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有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心無惧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那兩個那裡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

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惧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盃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絮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喽囉趁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喽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門前問小喽囉有甚話說小喽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

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送來回禮可耐受了金子叫莊客置酒
 管待小校吃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
 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
 又使小喽羅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
 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
 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裡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
 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
 史進莊上有個為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
 便滿莊人都叫他做王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
 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喽羅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裡見了朱武等
 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
 客每人吃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

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
 王四去山寨裡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裡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
 金銀來與史進在萬光陰時遇八月中旬到來史進要和三人
 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賚一封請
 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
 到山寨裡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
 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吃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
 山來正撞着如常送物事來的小喽羅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
 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裡吃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
 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蹌蹌一步一擷走不得十
 里之路見座林子逶到裡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
 了原來梗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

四趕入林子裡來扶他那裡扶得動只見王四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胳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蕪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裡華陰縣裡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尉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即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裡來出首都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吃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裡摸時胳膊和書都不

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胳膊在沙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燥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如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廕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盃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遶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裡買些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

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羸大羊殺了百十箇鷄鵝准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個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水盤如畫賞說正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兔交響廉櫳高捲金盃頻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醕酌醉醺醺莫辭終夕飲銀漢露華新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喽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盃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千山似水一輪爽塏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射映乾坤皎潔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栖之鴻鴈水輪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說中秋叙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

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

土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

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裡

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有分

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大開動河北直

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
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詩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時來富貴皆因命
運去貧窮亦有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當得意便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哥哥
你是乾淨的人休為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箇
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

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時與你們同
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緣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
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
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
里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
裡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
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
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
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裡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
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權
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得
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

到厩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
莊裡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
三四十箇火把莊裡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
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札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
了包裹外面見裡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
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
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
是箇大虫那里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
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分外眼明
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
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
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

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了寨中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此細軟家財龐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如是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淨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想家私什物盡已沒了再要去重整莊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

父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雖然寨小亦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戴白范陽毡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混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摟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胳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采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
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山影將沉柳陰漸沒斷霞
映水散紅光日暮轉收生碧霧溪邊漁父歸村去野外樵夫
負重回

史進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
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里史進
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
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付座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吃
甚茶史進道吃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
問道這里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
問經略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裡教
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
箇大漢大踏步入來走進茶坊裡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
怎生結束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
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絲足穿一
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的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
貉髯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裡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
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慌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
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
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
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
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

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
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
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
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
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里酒家聽得說他
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
公鎮守那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俺
且和你上街去吃盃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
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吃不妨只顧
去兩箇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
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
間裡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

盛着揷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
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匠李
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
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來和俺去吃三盃李忠道待
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柰煩等你
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柰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
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
交便罵道這厮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
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
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
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
竿掛着酒旒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點頭

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為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裡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吃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簇筭錢還你這厮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箇酒至數盃正說此閑話較量此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間壁閣子裡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

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吃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裡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此動人的顏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裊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娥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玊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兩病雲愁定是懷憂積

恨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風流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里人家為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裡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的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

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箇客店裡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三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猪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箇肉鋪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是能

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上看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裡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去還了李忠三人再吃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吃不

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曉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父子兩箇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裡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裡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

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大怒叉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裡掇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迳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

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裡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拏了送

將府裡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
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
罷跳起身來擎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裡睜眼看着鄭屠說道洒
家特的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
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
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
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眾隣舍并十來箇火
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
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擎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
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了在當
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
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

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
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
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恰便似開了箇油醬鋪鹹的
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
邊口裡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
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棱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
綵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
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吐你是箇破落
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了你你如何叫俺討饒洒家却
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
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裡
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

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此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籠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眾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迤來州衙告狀正值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迤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

公不敢擅自捉拏兇身經略聽說吃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好武藝只是性格籠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頭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軍官為因俺這里無人幫護撲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至州衙裡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迤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捉了此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

衣舊裳和此被卧在裡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隣舍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用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并隣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作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欠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盡了他模樣到處張掛一千人等踈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認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解

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奔地
陣馬

這魯提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惶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并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二蠢
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白頭老叟
盡將拐棒柱髭鬚綠髮書生却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

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眾人着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業裡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眾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添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看到那里只聽得背後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里攔腰抱住直扯近縣前來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拖扯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

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